

沧桑文丛

主 编 ■ 李 辉

留下世纪的
影子和声音
提供真实的
纪录和思考

任
捷·著
河南人民出版社

——
任新民传

火箭在发射

火箭在发射

——任新民传

任捷·著

沧 桑 文 丛
火 箭 在 发 射
——任新民传

任 捷 著 责任编辑 胡 茵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（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）

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80×1230 1/32 印张 9.375 字数 206 千字

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—5,000

ISBN7-215-04113-1/K·611 定价:14.50 元



任捷,1963年生于武汉。1981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,开始文学创作,先后发表了《青鸟》、《我不是过客》、《那小小白白的……》等短篇小说,以及《太阳、月亮和吉它》、《未来不是梦》等十几部广播剧。1985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担任编辑至今。从1989年开始主要从事散文写作,于平淡清新自然的风格之中,展示人世人情的真与美,代表作有《亲情》、《鹰王》、《最后的甜玫瑰》等。

任新民同志和前来视察的邓小平同志在一起。



任新民同志在发射现场。

“沧桑文丛”总序

D185/3/1

每个人都生活于沧桑之中。

沧桑是时间的流动。昨天、今天、明天，在流动中构成一个整体。如同一条河流的水，尽管来自不同山川，一旦流在一起，便浑然一体，无法将之一一分开。

沧桑也是空间的存在。同一个时刻，同样的阳光照耀下，或者同一场风雨之中，每个人都不会重复同样的故事，而不同的故事不同的人，便使流动着的沧桑变得丰富起来。

对于每一个个人而言，在他的心灵世界里，沧桑便是时间与空间的结合。他在时间的流动中感受着历史，他在空间的存在中感受着世界，或者说，两者从来就是一体的。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与现实、个人与群体、抽象与具体的交叉渗透中，沧桑才赋予人的情感、思想、人生一种沉甸甸的分量。

大概还没有别的时候,比走近世纪末并跨入新世纪门坎时更让人感到“沧桑”这个词的含义。似乎在这样的时刻,人们才更深切地感受到时间的流逝与人生、社会的变迁。不管他处在什么历史位置,不管他的过去是如何走过,回首往事,抚摸流逝的日子,都将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。而对更多的读者来说,处在世纪转折时刻,历史的好奇心也将愈加强烈。他们知道,阅读他人的人生故事和昔日的历史场景,实际上已成为自己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。

一个即将成为过去的世纪是如何走过,在这个世纪的舞台上人们是如何出演着生活的戏剧,将成为一个长久的话题,把今天和明天的读者深深吸引。

主编一套“沧桑文丛”的构想,便在这样一种感受中形成。

“沧桑文丛”将以回忆录和传记为主,并适当选择一些不同历史时期的日记、信件等能够真实反映历史原状的作品。作者或传主不受其名望、地位、职业的限制,题材不受其大小重轻的限制,风格也尽可能多样化。

不猎奇,不虚饰,历史的真实应该是“沧桑文丛”的灵魂与品格。

重要的当然在于,文丛中的作品,能够留下这个世纪的影子和声音,能够为下个世纪的人们,提供真实的历史记录。我相信,真正具有历史价值的作品,才会受到读者

的青睐,才是“沧桑文丛”这种类型的丛书的生命力之所在。

愿这样一套丛书,以它独有的姿态,伴随着读者走进新的世纪。

李 辉

1997年1月28日

前 言

在没有写这本书之前,我曾经参观过一次火箭发动机试车。看到发动机里纵横交错的电缆,还有那些我叫不上名的小零件大零件,我感觉到航天技术的神秘莫测,不可思议。火箭如何能翱翔太空?卫星又如何能窥测宇宙?

1993年1月,一个飘着雪花的冬日。我坐在一间暖融融的客厅里,听着虞霜琴数落着自己的丈夫,“他总是忙,总是不在家,家里的事啥也甭想指望他。”丈夫是到上海参加一项实验去了。虞老师已经72岁了,还有心脏病,每天得冒风冒雪地给生病住院的婆婆送饭,洗脸,洗脚,换洗衣服。

婆婆生病那天,丈夫还没离开北京,她打电话到办公室,告诉他母亲病了,发烧。他匆忙赶回家,看见母亲咳嗽很厉害,他急了,冲着虞老师就嚷开了:“她需要消炎,消炎。”事后,他不停地为这一声“嚷”而道歉。

第二天,老太太病情加重,他们决定送母亲去医院治疗,但他们俩真发愁呀。老太太98岁,虞老师72岁,而丈夫也已78岁了,

两个 70 多岁的老人,又如何把一个已近百岁的老人抬下三楼?作为科学家,他一生攻克了多少科学难关,连他自己也数不清,可眼下,作为儿子,他却无法将生病的老母亲抬下楼去。幸好他们的儿媳及时赶到,她并不健壮,但她毕竟很年轻,她抱住老奶奶的上身,虞老师和丈夫分别抱住老太太的腿,这样,才下了楼。

到了医院,他楼上楼下跑着为母亲打开水,倒便盆。大家都说老太太好福气,儿子都快 80 岁了,还为她倒便盆,真孝顺。

也就是在这几天,上海有一个重要的实验等着他,虞老师又能对他说什么呢?临行前,他说:“家里的事交给你了,我放心。”他拍拍她的肩,多少年来无数次离别,他们都是这样告别的,习惯了。

听着病床上婆婆的轻唤,望着丈夫急忙忙赶路的身影,想着丈夫不久前才刚刚出院,尚在病中,不知怎的,一股泪水涌上来,模糊了虞霜琴的视线。

她的丈夫,就是任新民——中国著名的航天科学家。

听着虞霜琴老人的叹息和抱怨,我觉得“航天”这两个字对我来说不再神秘,不再那么可望而不可及的玄奥,因为它是由人来建树的,而这些人有着与普通人一样的欢乐与苦恼,一样的欣慰与无奈。

也就是在这个冬日,我有了一份信心,敢于尝试认识我完全陌生的一个领域——中国航天史,在认识这部历史的同时,我认识了任新民。

任 捷

1994 年 6 月 20 日

目 录

目 录
第一章 少年任新民
第二章 留美深造
第三章 归国任教
第四章 投身航天
第五章 领导研制
第六章 开拓事业
第七章 晚年生活
第八章 附录
第九章 参考文献
第十章 后记

前言 / 1

第一章 宁国才子 / 1

一担稻箩下江南 / 1

大道通天 / 4

宁阳小学 / 5

参加革命 / 8

庙埭暴动 / 10

我想上学 / 12

第二章 动荡年代的青春 / 16

报考的误会 / 16

初遇小同乡 / 18

虞家小姐 / 21

再访江津 / 25

相依为命 / 28

远渡重洋 / 32

第三章 迎接解放 学成归来 / 38

辗转回国 / 38

一次警告处分 / 43

在南京的日子 / 47

冰天雪地哈尔滨 / 49
有这样一个朋友 / 51
第四章 仿制导弹 / 57
一个崭新的开端 / 57
万事开头难 / 61
满洲里之行 / 63
横出一辄 / 66
导弹也得大跃进 / 69
不走样地学 / 71
中国第一个试车台 / 72
考台 / 75
两次爆炸 / 79
第五章 爬高 / 86
真正的独立 / 86
三年自然灾害 / 89
吃一堑,长一智 / 92
从头再来 / 95
未完成的指标 / 98
成功中的遗憾 / 102
“见鬼了” / 106
聂荣臻的电话 / 110
脱掉军装 / 118
第六章 以不变应万变 / 122

山雨欲来风满楼 / 122

送别母亲 / 125

南苑不再安静 / 131

唯一一张大字报 / 135

南苑大武斗 / 136

“文明”抄家 / 145

政治放哨 / 150

坐着吃国宴 / 157

第七章 把卫星送上天的人 / 160

去掉“大肩膀” / 160

一位诗人的梦想和“651” / 164

光荣与梦想 / 167

奇迹在中国 / 171

任新民,你的座位在这里 / 177

宇宙飞船与环球火箭 / 183

还要把卫星叫回来 / 190

卫星一时不见了 / 195

一根鞋带 / 200

第八章 为“氢氧发动机”辩护 / 210

预先研究 / 210

氢氧发动机试车台 / 212

仅仅是开始 / 217

一字定乾坤 / 220

老师傅,您找谁 / 226

掉脑袋我去 / 232

第九章 总设计师的魄力 / 241

敞开国门之后 / 241

敢于承认“失败” / 247

由任新民来决定 / 256

又拿脑袋作担保 / 267

风云变幻,尽收眼底 / 272

爷爷迟到了 / 275

不唯书 不唯洋 不唯上 / 283

第一章 宁国才子

一担稻箩下江南

清朝光绪年间,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,外祸不断,加之旱涝无常,百姓更是民不聊生。在湖北省谷城县,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:

天灵灵,地灵灵,
百姓烧香也不灵;
大水冲了龙王庙,
谷城谷城没得米。
没得米,娃儿闹,
没得米,财主逼;
一根扁担两个箩,
四处去找好天地。

在谷城县有一个任家湾,这里离现在的襄樊市很近。任家湾

全村人多数姓这个任姓,村中的各家各户,男男女女多少都有点亲戚关系。传说这任家湾原本是荒芜人烟的地场,后来有一个姓任的年轻人赶考路过此地,看中了这个有山有水有树林的地方,就带着自家的妻儿老小到这里安家落户,后来这里就成了个不大不小的村落。

村头住着一对老夫妻,他们只有一个儿子,不知什么原因,年轻力壮的儿子一直没能娶上媳妇,这一直是老两口的心事。这一年,任家湾又被大水冲走了庄稼人一年的收成一年的梦想,两位老人相继故去,只留下儿子任国霖一人苦苦支撑着残破的家。第二年,庄稼人心头又涌起的一线新的希望、新的期盼,又被一场罕见的旱灾给断送了,任国霖心头点燃的希望之火也熄灭了。他望着干枯的禾苗在风中摇晃,听着四周围沙沙作响的枯树叶,心里产生了一个念头,就是走!走到天涯海角,走到一个可以长庄稼,收庄稼,能让自己这一身力气派上用场的地方。决心已定,他收拾起铺盖,又挑上做饭的瓦钵,朝村边的坟地走去。他跪拜在父母的坟前,郑重地叩了三个头,心中默念着:“父母大人在上,受儿子一拜,不是儿子不孝,实在是活命太艰难,儿这一走,不知何时才归,今后也不能时常为父母烧香叩头,请父母大人不要怪罪。”这位年轻的农民站起身,挑上箩筐,这是他的全部家当,他迈开大步向远方走去,他并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,他也不知道自己要到什么地方,他只是向前走,正像他对着父母的墓碑说的那样,这一走,不知何时才归。就这样,任国霖离开生他养他的任家湾,就再也没有回来。

任新民的故事就是从祖父任国霖离乡出走开始的。

这一天,任国霖正在一家茶棚歇晌,听见旁边有两个安徽宁国